

我的心是一朵莲花

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

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

林
徽
因

WRITER

作
品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我的心是一朵莲花
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



林徽因

WRITER
作品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心是一朵莲花: 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 / 林徽因
著. -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430-6601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林徽因(1904~1955)
- 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2666 号

书名 我的心是一朵莲花: 别样女子林徽因的诗与文

著 者: 林徽因

责任编辑: 王冠含

策划编辑: 刘乐里

装帧设计: Edge_Design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

E-mail: zh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9 字 数: 22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印象·林徽因 001

- 梁思成、林徽因
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/ 金岳霖 003
一代才女林徽因 / 萧乾 005
窗子内外：忆林徽因 / 卞之琳 019
才貌是可以双全的
——林徽因侧影 / 文洁若 026
我们最好的朋友 / 费正清 036
林徽因 / 李健吾 044

你是人间四月天——诗歌 047

-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——一句爱的赞颂 049
谁爱这不息的变幻 050
八月的忧愁 051
一首桃花 052
莲 灯 053
激昂 054

情 愿 056
深 笑 057
深夜里听到乐声 058
山中一个夏夜 059
六点钟在下午 060
笑 061
昼 梦 062
那一晚 064
雨后天 066
过杨柳 067
秋天，这秋天 068
城楼上 072
冥 思 074
红叶里的信念 075
题剔空菩提叶 080

时 间 081
记 忆 082
无 题 083
黄昏过泰山 084
哭三弟恒
——一九四一年空战阵亡 085
静 坐 088
诗（三首） 089
仍 然 093
中夜钟声 094
年 关 096
灵 感 098
别丢掉 100
空想（外四章） 101
前 后 105

病中杂诗 106

昆明即景 113

一串疯话 116

吊玮德 117

十月独行 121

去 春 123

除夕看花 124

我们的雄鸡 125

山 中 126

古城春景 127

忆 128

风 箏 129

静 院 131

细香常伴月静天——散文 135

悼志摩 137

窗子以外 147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157

蛛丝和梅花 165

一片阳光 170

彼此 176

山西通信 182

微光里的梦——小说 185

九十九度中 187

模影零篇 212

窘 262

印象·林徽因



我的心是一朵莲花

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
黄昏吹着风的软，
星子在 无意中闪，
细雨点洒在花前。



梁思成、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

— 金岳霖 —

我虽然是“光棍”，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。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“打发日子”四个字来形容生活；现在不用了，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“打发日子”了。但是，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“打发日子”的生活。我当时的生活，到了下半年也是“打发日子”的生活。梁思成、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“打发日子”的生活，对于他们，日子总是不够用的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从1932年到1937年夏天，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，他们住前院，大院；我住后院，小院。前后院都单门独户。30年代，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，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。因为我是单身汉，我那时吃洋菜。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，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。“星（期）六碰头会”吃的咖啡冰激凌、喝的咖啡，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。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，我的中饭、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。这样的生活维持到“七七事变”为止。抗战以后，一有机会，我就住在他们家。他们在四川时，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。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住在新林院时，我仍然同住，

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，我才分开。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、金同居。只不过是虽仍无后，而从诚已失先，这一情况不同而已。

在 30 年代，一天早晨，我正在书房研究，忽然听见天空中有男低音声音叫“老金”，赶快跑出院子去看，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。我早知道思成是“梁上君子”。可是，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，总觉得不妥当。我说你们赶快给我下来，他们大笑了一阵，不久也就下来了。

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。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。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，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。爱说的是父母、夫妇、姐妹、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，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。果然如此的话，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。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。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，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。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。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，到上海去有一两次，住在二哥家里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，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。我至少是从 1914 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，进入了朋友的生活，直到现在仍然如此。1932 年到 1937 年，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，我同梁从诚现在住在一起，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。

193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，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。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，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。报栏设在楼前，有两架：一边张贴着北平的《华北日报》和《晨报》，另一边是天津的《大公报》和《益世报》。忽然，在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版最底下一栏，看到《蚕》和我的名字。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，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——倘若可以刊用，也得重抄一遍。如今，就这么登了出来，我自是喜出望外。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——也就是说，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，因而行挨行，字挨字，挤成黑压压一片。其实，两年前当熊佛西编《晨报》副刊时，他也登过我的一些短文，记得有一篇是谈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。然而这毕竟是自己的创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，心里的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。

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！

几天后，接到沈先生的信（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，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），大意是说：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《蚕》，要请你去她家吃茶。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，咱们一道去。

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，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，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。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，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。两小时后，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“太太的客厅”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。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，仍觉得十分可笑。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，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。

在去之前，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（经常得卧床休息），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。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，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！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（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），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是用感情写作的，这很难得。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她说起话来，别人几乎插不上嘴，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。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，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，边点头赞赏（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，而常是有学识，有见地，犀利敏捷的批评……她从不拐弯抹角，模棱两可。这种纯学术的批评，也从来没有人记仇。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）。给我留下印象的是，她完全没提到一个“病”字。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，还健谈。

那以后，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“读诗会”

上见面。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为“小姐”了，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，而是位学识渊博、思想敏捷，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。她十分关心创作。当时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，她看得很多，而又仔细，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。对于好恶，她从不模棱两可。同时，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，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。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，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。于是，在“读诗会”的一角，他们抬起杠来。

1935年7月，我去天津《大公报》编刊物了。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，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，一半为了组稿，一半也为了听取《文艺副刊》支持者们的意见。小姐几乎每次必到，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。

1936年我调到上海，同时编沪津两地的《文艺副刊》。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、最兴奋，也是最热闹的一年。那时，我三天两头地利用《答辞》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。为了使版面活跃，还不断开辟各种“专栏”。我干得尤其起劲的，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。什么好作品一问世，无论是《日出》还是《宝马》，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，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——通常一登就是整版。我搞的那些尝试，徽因都热烈支持，并且积极参加。

那一年，我借《大公报》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，除

了举办文艺奖金，还想从《文艺副刊》已刊的作品中，编一本《大公报小说选》。谁来编？只有徽因最适当，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，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，看得认真仔细。我写信去邀请，她马上慨然答应了，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。她一共选了30篇小说，有的当时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了，如蹇先艾、沙汀、老舍、李健吾、张天翼、凌叔华，有的如宋翰迟、杨宝琴、程万孚、隽闻、威深等，当时并不大为人所知。

她还为本选集写了一篇“题记”，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“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……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，或艺术性的不真纯”。她号召作家们应“更有个性，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，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”。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，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、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。^①

记得1936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《短篇佳作集》推荐我的《矮檐》^②时，曾给我写过一封长信，谈这个“诚实”问题。可惜所有她的信都于1966年8月化为灰烬了。这里我只好借用她在1936年5月7日从北平写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人（费慰梅）的一封信^③：

① 见《大公报文艺丛刊（一）小说选》，上海大公报1936年8月版。

② 见《二十人所选一九三七年短篇佳作集》，上海良友公司1937年版，花城出版社1982年重印。

③ 感谢费慰梅，最近她不但把她写的《梁思成小传》寄给了我，并且还为我复制了若干封林徽因致他们夫妇的信。我在下边还将引用。从这些信中，我还看到徽因的英文写得真漂亮，费正清夫妇也这么称道。

对，我了解你对工作的态度，我也正是那样工作，虽然有时和你不尽相同。每当一个作品纯粹是我对生活的热爱的产物时，我就会写得最好。它必须是从我的心坎里爆发出来的，不论是喜还是悲。必得是由于我迫切需要表现它才写的，是我所发觉或熟知的，要么是我经过思考才了解到的，而我又十分认真、诚恳地想把它传达给旁人的。对我来说，“读者”并不是“公众”，而是比亲友更能了解我，和我更具有同感的；他们很渴望听我的诉说，并且在听了之后，会喜，会悲。

从80年代张辛欣的小说看，家务同妇女的事业心之间的矛盾，似乎是永恒的。在同一封信里，30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恼着：

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，我总觉得太可惜了，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、更为重要的人们。于是，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，以便去同他们“谈心”。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，我就会烦躁起来。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，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，并且一路上在诅咒我干着的活儿——然而我又很喜欢干这种家务，有时还干得格外出色。反之，每当我在认真写着点什么或

从事这一类工作，同时意识到我在怠慢了家务，我就一点也不感到不安。老实说，我倒挺快活，觉得我很明智，觉得我是在做着一件更有意义的事。只有当孩子们生了病或减轻了体重时，我才难过起来。有时午夜扪心自问，又觉得对他们不公道。^①

“七七”事变那天，当日本军人在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时，这对夫妇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古庙里工作着呢。徽因谈起来非常得意，因为那天是她从一座古寺的罩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梁上，发现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结构的建造年月。

亲爱的北平践踏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了。思成和徽因当然决不肯留在沦陷区。像当时北平的许许多多教授学者一样，他们也逃出了敌占区。

1937年深秋，我们见过一面，在武汉还是长沙，现在记不清了。当时我正在失业，准备随杨振声师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后方。那时同住在一起的，记得还有丁西林、朱自清和赵太侗三位先辈。后来买到了汽车票，我们就经益阳去了沅陵。

我们去湘西后不久，长沙就开始被炸。那时，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里。1937年11月她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：

^① 引自1936年5月7日林徽因致费慰梅函。